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衛靈公篇〉第二十五章。

【子曰。吾之於人也。誰毀誰譽。如有所譽者。其有所試矣。斯民也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】

「這一章有人主張是合為一章，有人主張分二章，主張是二章的人較少，但比較有理。主張一章者多，但是難講。只有《論語正義》主張作一章講，比別人有理，能連上來，不過如此而已。朱子講了多少次，仍覺得不太合法度，不過這一節書他注得還好。曾經有人說他注這節書一夜沒睡，他的親戚看著他一直到了天明，反覆注完了，自己還拿不定主意，你們看容易嗎？你們拿起筆，一下就寫完了，這是你們的學問。反對朱子的人很多，他們反對可以，他們讀的書有一大架子，我們讀的書不過幾張紙而已，我們比不了。這得明白，這章我也講不到好處，只可以講兩章，合成一章麻煩，比較難講。」這是雪廬老人在這一章書開頭先給我們說明，這一章書有人主張分兩章來講，有人主張合成一章講。雪廬老人他採取講兩章比較好講，合成一章就比較不好講。

『子曰：吾之於人也，誰毀誰譽？如有所譽者，其有所試矣。』「孔子說，我對於一般人，哪一個人我也不毀謗他，哪一個人我也不說他好，不能輕易批評人。子貢不同，好方人，喜歡批評人。但是《論語》一書有稱讚晏平仲善與人交、管仲仁哉等。」這就是孔子不輕易批評人，也不輕易稱讚人，但是《論語》裡面也有稱讚人的地方，舉出晏平仲與管仲這兩位，孔子是有讚歎的，有稱讚。

「為什麼呢？孔子說：如有所譽者。沒說如有所毀者，也沒說南子

淫婦、衛靈公昏君等。」這孔子沒有這麼說。「假若我對某人讚揚他，其有所試矣，我都是有一番試驗，他有事實擺出來。」這是孔子讚歎人，他都是有經過一番的試驗，這個人他有事實擺出來，他才去稱讚。如果沒有透過一番試驗，他也不隨便稱讚人。

「掌故是一國的事情。自古以來，到清代及民國十年前，還沒亂時仍有試用的制度。初上來給委任狀、薦任等。六年俸滿，做滿官了，做得好的就升官，不好的降級。但不是一上來就做六年，開頭試用，少者三月，多者一年，試試看幹得了與否。從前有錢賈、刑名的師爺，浙江出這種人才，稱為老夫子、先生。做官的一進去，不能自己做主，老夫子說該怎麼辦、怎麼不辦，不能不聽，錯一字都不行，這叫試用，做過一年兩年才可以做主。」做官的，剛做官自己不能做主，要先聽聽這些老夫子、這些老先生（也就是師爺），先聽他們的。老夫子寫文章、寫字，錯一個字都不行，做官的去了，做過一、二年，對這些都很熟悉了，才可以做主。「若辦事的老夫子辦出錯，這個地方便不能存身，而其他地方也有人傳播，再也不能辦事，失去職業了，你看這嚴重吧！」老夫子在辦事不能出差錯，辦了出差錯，在這個地方人家不用了，又傳到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的人也不敢用，他再也不能在公家裡面辦事，那就沒有職業了，你看就很嚴重了。「試用後」，這就像我們現在公司甄選人才有一個試用期，先試用看看。古時候做官，還有這些辦事的人，也都是有這種試用的一個制度。試用以後，「可以補實缺」。實際上有哪個職位有缺了，可以補上去，必須透過試用，可以了再補這個缺。「哪一行都有外行官、外行長官，就是沒外行職員，所以古人說：有外行官，無外行師爺。」這是古人講，當官的有外行的，可能新官上任還不熟悉，外行，但是當師爺的，沒有外行的師爺。外行的師爺當不了師爺，師爺他是來輔助當官的；一個公司也是一

樣，有外行的長官，沒有外行的職員。

『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』「斯民也，對於治理百姓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有一定的方法。自夏商周三代辦政治，要辦通了，用直道，別講手法、權謀，該如何辦就如何辦，該賞則賞，該罰則罰。若有疑惑，則賞應該從重，罰應該從輕，這也是直道。罰錯而加重，那會錯上加錯。」這個就是對於事情若有疑惑，這個人該賞，但是有疑惑，賞應該從重去賞；如果對這個處罰也有疑惑，不知道是不是要罰這麼做，如果有疑惑，處罰應該從輕、減輕，這也是直道。因為處罰如果錯了，你再加重，那是錯上加錯；如果從輕，因為錯了也不會那麼嚴重。「堯舜垂拱而治是用直道」，直道就是沒有彎彎曲曲，沒有耍權謀、耍手段，用直道。「桀紂走曲路」，桀紂他就不用直道，耍權力、耍謀劃，權謀、手法就是現在講的手段，這個是曲路，「一玩手段，沒有一個能長久的。」我們現在看到這些政治都是走曲路，沒有走直道，都是玩手段，玩手段沒有一個能夠長久的。「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，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亦從之，反其令而行，百姓不從。」堯舜他是率天下以仁，人民就向他學習仁了。民從之，就順從這個仁。桀紂他率天下以暴，用暴力，而民亦從之，那民也向他學習了。所以反其令而行，百姓不從。「學佛知道直心是道場，佛不接受手段。」學佛的人也是學一個直心，直心是道場。

「這一章，若分二章比較好講，今再合為一章勉強說說。」雪廬老人分兩章講，講到這裡兩章講完了，再把它合為一章，勉強說說。根據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，唐虞殷周時的治理百姓，那時的百姓與孔子時一樣，但唐虞時百姓都上軌道，到了幽王、厲王時人民不上軌道。唐虞到孔子時的人性都一樣，而是領導者的關係，全在教化上。領導人其身正，直率而行，唐虞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

，若桀紂率天下以暴，百姓也從之。三代人民本性如此，孔子時人民本性也是如此，因為教化不同的緣故。」這是根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說的，是把這個合為一章來做這樣的說明。

「所說雖然有理，但是文字難講。」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  
阿彌陀佛！